



无处流浪

张事业 著

花城出版社

无 处 流 浪

张事业 著

花城出版社

无处流浪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625印张 210,000字

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000册

ISBN 7-5360-2483-5 / I · 2140

定价: 13.80元

目 录

恶梦	(1)
谋杀	(10)
捡狗	(20)
我是洼	(29)
与甄别彻夜长谈	(47)
进村前的两个夜晚	(64)
本市今天无新闻	(79)
最后的传人	(126)
无处流浪	(175)

恶梦

—

他把她叫出来，是想告诉她昨晚上季瓦又尖叫了。

当时他正在桂园山坡上林子里看书，看的是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。她就在他的对面，中间隔着一张石桌子。他把脚伸过去，然后把手也伸过去，就如电影里一样，她的手发了一阵抖便不动了。他一下子觉得不知所措，便看了下天色，却分不清到底是白天还是夜晚。但是桂树枝上的小黄花还是看得清的，于是他想摘一枝来，很浪漫地献给她。这时季瓦便开始尖叫起来，如往常一样，一长两短——噢！——噢噢！

他便醒了。屋子里很暗。走廊上昏黄的路灯正好透过门上翻窗照进来。外面起着风，法国梧桐树的影子在沉默地晃动。月光斜照进来，桌子上一大堆黑乎乎的衣服。季瓦还在噢噢地叫，好像还伴随着痉挛，因为连他也感到了铁架子床的振动。他有些害怕地擦开蚊帐。简直安静极了。贾利川、甄别、姚天远还有丁力的蚊帐都关得严严的，一动不动。他一下就联想起他爷爷死后在棺材前挂的那些挽幛，觉得心里空得慌，就像天气还不太暖时，赤身裸体站在河边准备跳下去玩水时一样，便连忙缩回头，扯过被子，把自己没头没脑地裹起来。

这时候季瓦已变成了呻吟。他一定是把手搁在胸口上了，

他想。他大哥告诉他那样会引起梦魇，若不能醒便会死。他从小就怕得要命，常常在入睡时不知道把两手搁在哪才好。他想叫醒季瓦，也许季瓦这时正面临那可怕的临界点，于是他伸出头准备猛然大叫一声。屋子里太安静了，除了季瓦的呻吟。他略为迟疑了一下便丧失了勇气。而且他又想：季瓦以前就叫过的，他大约是习惯了。刚进校时，他就曾听人说这个寝室里有个82级的家伙跳楼自杀了，就是从这窗口跳下去的，一点血都没流，甚至未磕破一点皮肉，便死了。这时他深信：季瓦那张床的前任床主，一定是那个死鬼。

其实他也很迷信。他小时候在火塘边绝对不敢坐靠近门的地方，特别是他大哥讲长头发绿舌头的鬼的时候；晚上撒尿，也必定要他妈把煤油灯端到床头方敢起来。他一直不知道那个跳楼自杀的家伙究竟是为为什么自杀的。曾有一次历史系有个研究生想告诉他，他却借故跑了。后来他再碰到他，那个研究生讪笑道：“中文系的，你还想当作家？”他自知没意思，就说：“这种事我见得多了。我还看见过鬼，鬼没有下巴，你知道吗？”他现在想：等明天了，也许真该问问季瓦，只要在醒来之前不翻身，他是不会忘记这些的。说不定真的还能写上一篇很好的小说。

他正想心安理得地睡去，突然听得季瓦大叫一声：饶了我吧！他立刻感觉到仿佛有人在他脑门上打了一巴掌，便出了一身冷汗。

他对她说：他把我弄糊涂了。

他们如他昨晚的梦中一样，坐在桂园山坡上的树林子里。他前天到图书馆借了本《闲情偶寄》，现在他把它垫在屁股下冰冷的石凳上。他不喜欢李渔，他认为学李渔只会如中文系

的课程一样制造出一些文学匠人。他见她没有做声，仍然追问道：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她把双手搁在石桌子上，装出一副地道的女大学生的样子。于是他很想像梦中那样，试图把脚伸过去，然后把手伸过去，看最终会有什么结果。我二十二岁了，他理直气壮地想。

你们寝室里曾死了人。她说。

是82级的吗？他愕然问。

就住你的那个铺位。

二

他变得有点丧魂落魄，不断地心悸。昨天他去了校医院，校医告诉他应该节制饮食，这叫他啼笑皆非。而且今天午睡时他又做了个怪梦：他平白无故地到贾利川家里去了，贾利川的父亲给他敬烟，那是一支其粗无比的用报纸加唾沫卷的旱烟。他正想吸时，就听到院子里有人高叫道：起火了！救火呀！他跑出门，见一个成山字形的小院子，火在院墙上燃成规则的一圈。这种院子他很熟悉，但分不清是梦中还是在哪儿见过。他醒后用脚踢了踢上铺，告诉贾利川说他梦见他家着火了。当时贾利川正在读他老婆的来信。他老婆发现了她一本两年前的日记，于是她决意和他离婚，连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要了。

这便又是一个预兆。他们在一起感叹了一阵。贾利川后悔当初就不该再来大学受这份洋罪，并且不得不辞了职。但他只关心那晚上的事，他说他正在做梦，便听见季瓦噢噢的叫声，不定这里面有某种宿命的东西？他惶惶地问。尽管他

曾读过《易经》，进大学后又选修了这门课，但他仍然不信任自己，也不信任那些易学教授，他只信那句话：跟着感觉走。

贾利川告诉他他那晚也没有睡着，而且他断定姚天远和甄别也没睡着，因为他注意到那晚他们都没有打鼾；至于丁力，便更不用说了。他如释重负地出了口长气，想着倒也挺有趣，仿佛里面是一个充满滑稽的阴谋。于是他大大咧咧地告诉他，他们寝室曾住了一个跳楼自杀的家伙，而且就睡在他睡的铺位上。

是这样吗？贾利川惊讶地问。这一下又把他的心提了起来。他外强中干地笑笑。贾利川一脸严肃地说：你为什么不去亲自去问一问季瓦呢？然后他又问他：你看过《荒原狼》吗？他说他看过的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

好像那里面的那个家伙也是这样尖叫的。贾利川狐疑地说。

他那天一节课也没有真正听进去。直到晚上季瓦才从图书馆回来。他把他拉到洗手间，认真地问：你昨天晚上梦见什么了？

季瓦很不高兴，说：我梦见什么与你有什么关系？

你昨天晚上尖叫了。

我从来不尖叫。

是真的！

神经病！是你尖叫了吧！季瓦仿佛受了侮辱似的扭头便走了。他傻乎乎地站在洗手间里，看一个未关紧的水龙头一滴一滴地发出规则的响声。他怀疑自己了：也许是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季瓦尖叫了。这种事也不是没有。

他想了好大一会才回到寝室去。大家都躺在床上看书，姚

天远在修改他的一篇即将发表的散文。他用脚踢了踢上铺，莫名其妙地说：贾利川！我睡了！

后来灯也就灭了。他并没有睡着。他听到姚天远和甄别渐渐打起了呼噜。季瓦也应该睡着了。正想着，猛见一个人影立在他的床头，一只手慢慢撩开他的蚊帐。他吓了一大跳。

是季瓦！他坐到他床上。他说我知道你还没有睡着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说我尖叫了，我叫了些什么呢？

他在黑暗中触了触季瓦的手，说：你去睡吧！我明天告诉你。

季瓦便回到了他的床头。屋子里又异样地安静下来了。他根本睡不着。他从季瓦的问话中觉出一些不可捉摸的东西。后来他便陷入无休无止的关于他的床上曾睡过一个死人的问题之中。妈的！这便是失眠。他嘀咕道。

再后来，他便又听到了尖叫声。这一下便把他脑子里所有的东西赶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空，仍然是那种赤身裸体站在河边的空。但是他突然发现这尖叫声分明是来自他的上铺，而且他听到了姚天远和甄别响亮的鼾声。他毫无感觉地爬起床，跑到门边，叭嗒一声扯亮了电灯。

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门边。一会后从姚天远的蚊帐里伸出一颗头来。接着，他们都纷纷把头伸出来，迷糊了片刻，便一齐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时他才发现：原来他没有穿裤子，似乎发育不良的生殖器无比可笑地耷拉在两腿间。夜游神！不知是谁高叫道。

三

他一连几天不敢见她，仿佛他真一丝不挂地在她面前站

过。他二十二岁了，一直没有谈恋爱，他把她想得很崇高。他也不敢见贾利川。他总觉得贾利川离婚，他负有很大的责任。他深信这里面一定是哪里出了错，原本，不是这样的。

晚饭时，他没有回寝室。他买了饭在饭堂角落里选了一个肮脏的座位。偏偏姚天远坐在他对面，他想躲开他。姚天远说：告诉你，我什么都知道。

你知道什么？他痛恨姚天远的脑壳，尽管他快要当作家了。

你也不想想？

我想什么？他恼怒地问，差点就要把饭碗扣到姚天远的脑壳上去。

我也听到尖叫了。姚天远把头凑过来，极其认真地说。

你在打鼾！他不由得鄙视他。

我是装出来的。

你干吗要装？

我害怕！甄别就睡在我的上铺。

他也打鼾。

不！他尖叫！他每晚都尖叫！我怕极了。我用被子蒙住头。

他使劲咽下最后一口饭，便跑到盥洗池边，哇哇地把卷心菜和蕃茄汤全吐了出来，然后他觉得神清气爽了许多。他回寝室里把《闲情偶寄》拿出来，咣当一声响亮地带上门，他要把书还给图书馆了。

还了书后他又回到桂园山坡上树林子里，她在石桌旁等他。他在她旁边坐下，毫不犹豫地把手和脚都伸了过去。他抓住她的手，果然就像电影里一样抖了一下便不动了。他说

他四岁时做过一个恶梦，他梦见自己使劲地朝一扇门上吐唾沫，吐得唇焦口燥。后来门便打开了，他见一个人一声不响地立在门里。他摸了一下他下垂的手，便飞也似地跑到院子里去。院子里的矮墙上起了火，上面密密麻麻地挂满了蛇，吱吱地叫。他找了根树枝，塞到腋下。这时院子外面的小路上挤满了人，缓慢地向前走。全是些他不认识的人。他太小了，他没法走到人群中去。他突然发现他们全都没有下巴。他一急便醒了。他妈给他穿好衣服，他提心吊胆地跟他妈走到堂屋里去。堂屋正中放着两条大条凳，大条凳上搁着一口黑漆棺材。他妈把他领到棺材前，一摁到地磕了三个响头，对他说：你爷爷死了。他爬起来，趴到棺材上，见他爷爷面无表情地躺在里面。原来这就是死了。

就这样死了。他说：后来他们就把棺材盖盖上了。

她笑了起来。说：你真会编故事。你可以当作家。

我为什么不能当作家？他反问。

她见他一本正经，也就止住笑，说：我也做过这样的梦。她怕他不相信，又补充道：也是和你一样的年龄，第二天我爷爷也死了。

四

他从树林子里回去时，已经很晚了，教学楼已关了灯。但校园里乱哄哄的很多人，仿佛没头苍蝇似地转来转去。他好像看到贾利川、甄别、姚天远都在里面，甚至季瓦也在一边伸长了脖子傻乎乎地站在那。他回到寝室，屋里一个人也没有，蚊帐都空空的撩开。电已停了，只剩下走廊上的黄路灯。

他放下蚊帐，想：一个人也没有。

屋里照例异样地静，月亮斜照进来，照得桌子上明晃晃的。

他把手放在胸脯上，一会便睡着了。他又梦见了自已朝一扇门上吐唾沫，他知道自己是在做梦，而且必定会吐得唇焦口燥。那是一扇油漆剥落的门，门缝里有一些类似干肉渣的东西，不知是大人还是小孩用土块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小字：×××不是个东西。他觉得快吐完了便流眼泪了，他也分不清是痛苦还是悲伤。他想其实世界上很多眼泪原本都是毫无道理的。后来那扇门终于开了，那个死人如一具干尸状立在那，上衣口袋里却可笑地插着一枝钢笔。他明白自己将去摸一摸他的手，便碰了一下，那手就如机械般动起来。他意识到是在做梦，仍然吓了一大跳，掉头便跑。院墙上的火果然在燃烧，也依然有密密麻麻的蛇痛苦地扭动着爬过来，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这全是一些人首蛇身的东西，便如以往一样，来到院外的小路上。小路上的人照例如以往一样多，路两旁星星点点地开着一些小黄花，也许是野菊花，也许是车前草。你们要到哪里去？他问其中一个人。那人低头看他，他发现一张阴郁的脸，没有下巴。他又吓了一跳。他央求道：让我进来吧！他们并不理他，只顾朝前走。

他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们。他很迷惑。他仍然知道他在做梦，他还想贾利川、甄别、姚天远他们可能还是没有回来。但他想一定要知道这个梦的结局，前面究竟是什么？他已经梦见过一次了，他不想再梦见。

他决意走下去。他觉得很累，地上一片泥泞，他分不清路了。他想问问，这时才发现那些没有下巴的人一个都不见了。他站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，空旷得足以摆下一百万的队

恶 梦

伍。地平线在极远的地方。他听到一种低沉的响声，渐渐地
从地平线那边涌过来。这声音越来越大，伴随着浓重的不可
名状的东西，成为雷霆万钧。

他惊恐地尖叫起来。

于是他醒了。

谋 杀

自从星期天我们看了那个画展后，妻一连做了三个晚上的恶梦。

我一再向她解释，说那其实是一个不入流的画展，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格调，那些作者也是闻所未闻；而且说老实话，我之所以带她去看那个画展，实际上也不过是个心愿罢了。她老是一副期期艾艾的样子，向我暗示自从结婚后，仿佛在我的眼中她已失去任何意义。可并不是这样，我仍然爱她，于是我就说我们去看画展吧。

我们去的时候已近中午了，展馆前空空荡荡。门开着，有一个戴红袖章的秃顶老头守在门边。我怀疑是画展已经结束了，妻却敏捷地找到一个如一本画报大小的窗口，买了两张橘黄色的门票。那老头看也不看，就放我们进去了。

里面也是空空荡荡的。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画都挂得七零八落，好像刚刚经历过一场台风。当时，展厅里已有四五个人，不过看那样子，倒像是在等什么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不时还凑到一起耳语几句。妻很认真，她坚持要从头到尾按顺序看。我心里不以为然，但并没有说出来。

我只记得开头一张画是成 45° 角斜挂在墙上的，画的右上方和左下方各有一只汽车司机的白手套似的东西，我猜想应该是展馆工人遗留下来的。那幅画大概有半平方米的面积，

画的是风景，好像是一个渔港，因为我断定那些向上挺拔的东西是渔船的桅杆，除此以外就看不清什么了。我咕哝着对妻说上当了之类的话，妻就指着那边的四五个人说：那他们呢？

接下来，我不知道都看了些什么，我兴趣索然，心想即使是向她献殷勤也绝对用不着跑到这个地方来。不过有一点好，这里倒是很安静。我讨厌吵闹，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坚决反对要孩子。

后来我们就看完了。我们出来时展厅里已空无一人，那四五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已不知去向，连那个看门的老头也不在了。我很奇怪。妻说：窗子都关了。

果然是连售票的窗子也关了。我对妻说由此可以断定这绝对不是什么高规格的画展，否则不会这么粗心，假若我们把这些画统统卷走，只怕也不会有人知道。也许除了我们和那四五个人外，这个画展根本就还没有接待过任何看客。就是如此罢。

妻没有吭声。我忽然发现她脸色不好，仿佛是受了侮辱似的，便连忙信口问她对画展的印象。她阴沉着脸。我们朝公共汽车站走去。她猛然问我：你注意到那幅画了吗？我问她是哪一幅？她只说黄的。这时，公共汽车来了。

我们便上了公共汽车。走了不到一站路，前面交通堵塞，司机下去看了看后，回来把车门打开，嚷嚷道：下车！下车！走不了啦！我想去问问究竟出了什么事走不了，妻却拉着我的胳膊便下车，车上的人也全都拥了下来。我听到一个老太婆用当地话惊惊颤颤地说：碾死人了！我朝前面望去，果然

见围了很多的人，还停了一部警车。

我很难受，妻说。我们找了个冷饮店坐下，我给她要了杯冰水。我问她是因为碾死了人吗？

她摇摇头，说：是那画。

她告诉我那幅画叫《黄色印象》。我怎么也想不起那幅画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只好要她告诉我。她古怪地打量着我，问我你莫非没有看吗？

我很尴尬。我讪笑道：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一张画呗！

她再没说什么，似乎很失望。

到晚上，她把我弄醒，气喘吁吁地告诉我她刚刚做了一个恶梦。我问她梦见了什么？她说她不记得了，反正很可怕。

我决定一个人再去看看画展。我请了半天假。那天好像又是交通堵塞，我只好骑自行车去。那个看门的老头肯定是认识我了，他坚持要我把自行车停在马路边的保管站里。

展厅里有一些人。第一幅画仍然是那幅风景，只是上下角手套模样的玩意儿不见了。我突然发现画都挂得很齐整，而且错落有致。我暗骂道：见鬼！上次我们看到的肯定只是预展。

我一边匆匆地浏览，急急忙忙地找那幅黄色的画，直到快把整个画展看完时，才发现它挂在最后一个展厅的几乎最后一个位置。那个地方显得有些空旷，也许是布置画展的突然发现画不够了，临时拿它来作的一个补充。我于是先远远地看，然后走近点看。我始终看不出个头绪。

画很简单，简单得简直就是一些黄色的堆砌，显得毫无

层次又没有对比。画面上是一个男人，很平静的样子，不知是坐着还是站着，背景是充满的黄色，连这个男人也显得全是黄的；稍远的地方画着一个女人模样的物体，他们中间可能是有一棵大树，但看不到树干，只能看到树的暗影；也许是一条小河。反正不能确定。

总共就是这些。

我没把我又去看画展的事告诉妻。我不明白那究竟有什么。那天下班时，我给妻带了一套体育漫画精选，她并无多大兴趣，只是翻翻而已。

第二天上班后，我照例先看早报。第四版上用几乎一个版的篇幅介绍了有关这次画展的消息。我一字不漏地看完，以期发现一点有关那幅黄色画的文字，但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提及那幅画。

我有些释然了。又读日报，然后晚报。那天的报纸上好像都登有画展的消息，有关那幅画，只是晚报上提了一下，也不过就是说画展最后一幅画乃《黄色印象》云云。

我仔细地琢磨报纸上的这一句话，这实在是一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、纯介绍性的话。我把报纸折好，想带回家给妻看。这时，传达给我送来一份电报。

电报是父亲拍来的，告诉我爷爷于昨天因心脏病突发去世。

我凝视着印有绿色彩条的电稿，突然觉得头昏眼花，眼前一片黄色。

我很爱爷爷，尽管直到我嘴上长出了胡须时他仍然常用